

兩朝平攘錄

二



兩朝平集錄



兩朝平攘錄卷之三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濬

校

寧夏

哮狎者。故黃毛韃子也。嘉靖中住牧山後。屢盜邊民頭畜得利。因投黃台吉部。吉惡其狡悍。頗忌之。拜遂與土谷赤阿木尚虎不交。及華人被擄者。鄭賜等。前後三百人扣塞降。夏鎮開府王崇古受之。更選土著健兒。豐其資廩。號為家丁。建牙則列侍衛。出征則為

選鋒。此輩善騎射。習虜地敢死。拜尤勇藝絕倫。每遣
擣巢。持兩日糗糒。控馬馳出塞。日可三四百里。乘虜
不備。盡殲其老幼。驅牧畜而入。計級受賞。故虜憚之。
為遠徙。虜婦誑呼拜來。胡雛不敢夜啼。寧鎮三百里
外。無虜馬跡。拜與谷赤各累功受職。拜至本鎮副總
兵。谷赤為游擊。金帛累鉅萬。署養真虜家丁。至二千
餘人。相繼撫鎮。以為得以夷攻夷之法。皆倚重優畜
之。自馬市開。官軍不復出塞擣巢。拜等勇無所施。邊
上游閒者。艷資廩。貨緣亦籍為家丁。實孱弱不能開

秀拜等耻與罷士為伍。我既以重賄啖虜。邊餉漸有
減損。開府者遂視此輩為虛糜。若不能一日捨去。拜
衆缺望無聊。日幸邊鎮有事。無何赤死。拜告老。赤子
文秀。拜子承恩。皆襲父職為都指揮使。萬曆十九年
巡撫党馨。山東益都人。蒞任即疑拜勢重難制。每事
裁抑之。拜父子心不能平。是年秋。火入靖海。
經畧尚書鄭洛檄調夏鎮兵。馨遣文秀率千騎西援。
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
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故

於其行馬之羸者不與易。拜快快去至金城西。見諸
鎮兵皆不能如其兵精。賊平取徑虜地馳歸。虜辟易
不敢逼。遂有輕夷夏心。恣睢凌下。多縱其曹掾冒糧
部下把搃王徹。金汝卿。中軍朱綬。皆猥薄子。撫拜諸
不法。上狀經畧幕府。洛以降夷實不問。徹等復上狀
開府。引冒糧事為左證。拜以賄求免。先是。磬取樹瓜
種於拜。西土有瓜自樹上生拜令夜不收亦力赤刀
兒進之。者故名磬取其種杖之斃。拜因曰。非取瓜。取金耳。
乃以白銀五百兩。謝力孫四十皮。令義子時奕襲。馳

獻馨。馨大怒。撻奕襄。監之寧城。

寧城即山家梁在東門外。監達子處牢圍。

也。

而下其事。河西道鞠之。兵備副使石繼芳與党固

鄉為姻家。凡事阿馨意。遂執拜近倖數人。視徹舒鞠如律已。而從末減。拜自念結髮効死疆場。五十年受寵秩。乃以衰遲見僂辱。不勝怨望。永思念父不平。又以弘娶民女為妾。被馨箠之。益其忿。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朋頭肉。贓銀。馨皆嚴併未完者。即於月糧扣之。丁卒咸蓄怨。未敢發。時冬衣布花草價銀久不放。而開府方欲清查靖海時虛冒錢糧。

拜等愈益懼。始與子承恩謀。欲挾衆復歸虜。時土文

秀方守赤家堡。烟兒梁

正通虜之徑

承恩馳見文秀。告以

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陽者。靖虜衛人。正兵營家

丁也。素梟桀。夸誕有逆志。每以謗浚削。欲為亂。至是

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開王廟。剖羊歃血盟。將飲

衆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為主。共視杯中酒。漚大者當

之。獨東陽漚大。久不滅。遂共推之。期正月念八日。伺

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既又未果然。反形大露。巷

市涵涵坐營江。建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衆心。掌寧

夏衛官李承恩。藥局官陳漢曰。以亂挾而與之。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馨是之而搃兵。張維忠。儒不了事。壹意阿馨。至二月十五日。衆家丁催討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承恩於是復糾黨至關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巳時。賊蠭聚帥府。恚曰。邊軍何罪。而開府裁扣月糧。坐置之死。維忠不能以恩威遣第。令往河西道理之。衆賊嚷罵出門。沿街號召。各要穿甲隨衆。不從者殺。遂往攻河西道門。破。逼堂階矣。東陽忽曰。且先尋党都堂再來。喧譁而出。其時賊卒劉

川兒已撞入宅內。繼芳僕撲殺之。寘尸窖中。繼芳窘甚。奉勅印以妻孥踰垣。從千戶黃培忠家避。培忠馳至帥府。請速集兵擒賊幕下。相視無定計。培忠恐歸。遷繼芳於虞紀善家。遷其室於諸生李喬家。賊衆遂擐甲奪馬。往攻開府矣。時倡亂者才百人家。丁張大紀謂張維忠曰。事急矣。賊小烏合。易與。元帥速傳令中軍司討賊。一鼓成擒耳。少緩將蔓不可圖。維忠心戰悸。不知所為。尚用游辭求解。為賊擁入書院。禁錮之。復分兵入河西道。於窖見川兒尸。愈忿。就虞家出。

繼芳於積薪中繫其頸以轡亦擁入書院。馨聞變。隔垣出諭曉賊。不聽。圍擁儀門下。俄傳開府召拜。拜入少選。出作胡語。遂大呼而進。馨盡室登樓。時鎮官畢集。莫敢誰何。惟悞語慰釋。賊氣益張。右廡有賞軍新釀醢數十罌。賊競為牛飲。遂狂酗。抽刃登樓。馨家人亂擲金錢樓下。不顧。馨急縋下。避後園。賊執至土地祠。額膊俱着刃。以馬載入書院。繼芳微服。襍輿隸中。已出院急走。忽風掀大帽起。一老兵識之。復執回。河東道兵備隨府初泣事。謁開府及鎮人。通政司叅議。

穆來輔以出使過里。咸為賊簇至。譬曉百端。終不聽。
賊至堂皇。挾矢露刃。數馨貪剋罪二十一。繼芳以婚
媾黨惡。同時遇害。各梟其首。張維忠向賊叩首。勸饒
不從。都司蕭韶成。中軍梁富國。以身蔽護馨。流涕向
賊乞全屍。卒不聽。支解馨以肉喂犬。懸二人首四牌
樓。党夫人裸擲狗於市。盡有其橐。始收各衙門印信。
分閉六門。縱獄囚。焚案牘。掠公私積帑。市隧貨幣。燒
官民廬舍。火光徹天。東陽遂為賊帥矣。十九日賊慮
反謀不成。日勒維忠疏引罪。內稱巡撫剋糧激變等。

情又脅府來輔為草。乞招安疏。三易始定。并鎮原王。
凡三疏。歛富民百金治裝。慮途有更辭。以四健卒監
之行。東暘乃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二十日賊
招許朝盟於譙樓。譙樓即北城樓高大堅完。頗視盡
城內外賊。始亂據之後。東暘專坐
北門許朝南門文朝故巨盜。耄而猾。賊多智。數冒首
秀承息坐西門虜功授百戶。坐罪廢。子萬鍾犯竊。黔為城旦舂。故賊
援為黨。四凶濟惡。睚眦必報。執李承恩陳漢。殺譙樓
下。以其阻發餉也。四首同懸示。自朝入而賊不復望
招安矣。是時提督尚書魏學曾。新代鄭洛在固原鎮。

二十一日聞變。火速差千戶郤寵齎白牌諭帖傳諭
變丁。并在城軍民。即時斂戢聽處分。賊留寵不報。且
逐營壘。武吏異已者。偽署改易。靡非其黨。賊帥各簡
健兒二百人。號曰隨任家丁。潛奪藩府儀仗。導引出
入。大括商民金寶。女婦聚北樓恣淫。轟飲。城中民不
聊生矣。二十三日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先與哮雲土
文秀互市中衛方旋兵謀欲攻賊。文秀素怨開府侍
之薄雲。拜義子也。驍猛善戰。時為千總。党常面許推
撫夷守備不與。亦懷恨。是日拜執雲文秀妻子城上。

脅令殺琦。承光、文秀猶豫。賊黨孔大宣黃汝華已加
刃二將矣。文秀雲乃絕上城入夥。開門內兵二十四
日。東陽差人向維忠逼取勅印。維忠度不免。給之。止
閣取印。即自經死。賊既得勅印。合營人馬盡為脇從。
東陽自署曰義士。以誅貪為名。出庫藏金給軍士。以
結其心。時拜初為子所挾。尚惶惑。後見殺死多。寧又
軍勢浩大。逆謀可成。乃厯推劉許。事皆從中主。持以
圖大逞。二十六日午時。除市壇陳几案。帝候賊衆畢
集。東陽緋袍王帶。建大旗鼓。與馬羽戟導引前後。

僭稱提兵到任。至武安王廟行香。然後詣壇磨牛馬
祭。告天地。誓衆曰。某於某日。誅殺某官。為三軍除害。
禍福是共。貳心者有如是性。祭畢饗餼北樓。東陽稱
偽提兵。朝承恩。文秀雲副提兵。分前後左右五部署。
守備高才。贊機密。指揮賈應元。司宰割。劉桓治穀粟。
千戶鄭祚典旗幟。周國柱為東陽中軍。陳雲為水陽
旗牌。何應時為許朝中軍。白鸞為許朝千戶。樓上並
設五座。各官軍民俱長跪稟事。又嗾鎮官齊赴北樓
覲。各路官以事入鎮者。必令賚銀布。歸賞士卒。收市

人心。始議整櫛兵馬。取河東西各城堡。又議分兵六千。阻當固鎮軍馬。又令魏提兵原差回覆督府。要朝廷投東陽提兵。朝承恩副提兵。文秀雲參將。專在寧夏鎮守。如宋元昊故事。若不從。定勾引達子來搶陝西省城。是日督府又下檄令賊候旨處分。放民耕種。皆不報。二十七日。承恩領兵五百。奪玉泉廣武中營。一帶城堡。土文秀領兵五百。奪平虜一帶城堡。承恩未至玉泉營。兵有乘機作亂者。遊擊傅桓廉知之。斷手足者六人。其黨翹之。承恩怒攻玉泉。桓左右盡散。